

# 三年

著 銀 光 秦

北平圖書館

惠 贈

星期日  
報週

館



一之書叢日異  
行印社報週日

像造者著

刻恩守羅



照寫刻木兄銀光

身瘦少瘦太然自，神會筆人驚訝出  
 。異寫為斤揮匠郢，靈時料繪藻年三  
 月十年十三題敬澤臨楊

## 自勵

年青人，  
小心你的生活！  
不要消極，  
不要懶惰，  
不要放鬆時間，  
不要放鬆工作，  
脫了不做是呆子，  
是英雄做了才說，  
天天都要學習，  
隨時充實生活，  
我們担負時代的鉅任，  
不求自功，也求無過，  
年青人，  
努力啊！

362 年三



3 1764 3028 2

目錄

序一	.....	1
序二	.....	2
我們真甘願作人生的奴隸	.....	3
夜行的迷蹤者	.....	4
三年	.....	8
應農人	.....	12
母親之歌	.....	14
街頭酌送辭者	.....	16
給流亡人	.....	20
國柱	.....	22
悄悄進安眠藥	.....	25

新2543

祭	二八
難童	三一
偉大的結合	三六
爭取最後勝利的判決	四〇
武備，我們的糧場	四三
用血肉拚取第二個國慶	四五
給希福	四八
極思	四九
偉大的戰士	五二
雜記	六三

## 序 一

認識光銀，是今年五月的事，雖是相交不過三月，而他的作品是還在幾年前就已熟讀的了。

光銀的詩，不但是詩，就是散文也是如此。他有一個特點，——以通俗的詞句溶溢火熱的感情。

我們知道，具有豐富而感性的東西，就是好的作品，光銀的詩，就具有這個特點，

走了幾步，

回頭望一望故鄉，

甜蜜的夢境，

美麗的田莊，

溫柔的麥子，

慈愛的爹娘，

引起他一串親熱的眼淚。

——出征，

除了感情以外，光榮的詩是自由的。

流亡人，不要受辱。

打回老家去；

——給流亡人。

這詞句是多麼簡單，可富有極深的意義。要麼詩之極要緊  
的人。是決難產出如此的作品來的。

現在，光榮把他三年來的詩付印，我儘以他的詩之感情和  
自由這兩個特點來作一種推薦語。

敏程三十年七月十一日。

序二

光銀是個多才多藝的人，我曾說過他的歌謠集（政治總部出版，名兒忘了），舊瓶新酒的川戲（後勤政治部出版，收入抗建文庫叢書第一集），和短篇小說，最近又讀到他這一本語體詩。

他的詩民間氣息很重，換句話說，就是很簡通俗，那大致是受了改編歌謠收集農諺時得來的影響；連帶而來的是從他的甯仄韻的詩句可以唸得出來，他不曾脫掉他的故鄉——陸昌——的音調，譬如：

而今他已知命運的罪過，

漫天的黑，停不住他的摸索；

——夜行的逃難者

這兩句如用成渝的音調唸來都不是一個聲，瀟瑟音唸來，則是

邊爲去聲，索是入聲了。但上述這兩點我却愛：因爲詩在文體中的個在特別含糊強大，三百篇無疑是許多地方語，至於楚辭，漢詩又何常不是。大致唐以後詩纔「國語」化，詩的地方個性，逐漸減退，同時民間氣息也就漸漸沒有了，而詩便不得不廟堂，台閣起來了。到了極端，宋人詩便非學杜，擬杜，鈔杜，不敢作詩，乃至前人不曾用過的韻也不敢用，這不是把詩貴族化了，把詩的個性滅沒了麼？

其次，光銀的詩的取材也顯廣博，在這小小的鏡子裏，他的珠玉般的詩句，會燭然放射到各方面，言不是詩人多感，而是他的思想特別銳敏的原故。

思想銳敏，探入民間，鑿語地運用方言，這都是詩人成功必備的條件。再加上，光銀頹弱，我強他的將來一定能夠做出一「工」的地步了。

海戈三十年七月揮汗寫於滬野

# 我們莫甘願作人生的奴隸

汝賢兄勸人生極抱悲觀，爰寫此詩以激厲之；  
並以此詩獻給青年羣中的悲觀者。

我沒有在你的心裏探過險，

我沒有在你的生活上測過深淺；

但是你那從口角流出來的一串話，

分明告訴我一個「自我的檢點」。

你不要把人生當成兒戲，

我們的生潛一秒一秒都有意義，

消極不是我們的出路，

悲觀足以戕殺自己，



沒有希望的是個死人，

過於奢望也不是人生的正理，

請你相信自己的偉大，

我們是社會人羣中的主體，

我們是肩負大任的青年，

頭頂三尺火，

口噴萬里煙，

頭上的火燒毀遙地的荆棘，

口裏的泉流沒踏盡者的殘骸。

在人生道上走一步設一步防線，

用最大的毅力從崎嶇的山路走到平原。

時代給予我們的責任太艱鉅。

我們早該把人生看滿有意義，  
敵人的鐵蹄已踏到我們的心臟，  
你不要悲觀，也不要消極，  
奮起吧！早些完成時代的使命！  
〔我們莫甘願作人生的奴隸！〕

——廿七年四月廿九日

夜行的逃難者

而今他已知命運的罪過，

漫天的黑，停不住他的摸索：

冬鷗原野是寂寥的，

一個沈重的影子

壓得住心坎，破！

逃難者的心中抽出一絲一絲的追憶；

秋天不是溫柔的，

田園荒蕪，房屋變爲瓦墟，

父母的血，染了敵人的刀子。

孩子的罪孽作了獸者的玩具，  
愛的妻已落在殘暴者納懷裏，  
方與汗換得的糧食，卻犧牲在  
「糧食統制」，填充倭奴的惡慾。  
爾今一步一滴眼淚，流浪  
在天涯，何處去找尋他的歸宿？

殘破的衣衫，  
白雪是補綴的布片：  
得不離溫水，  
霜風只好爲他洗面。  
閃閃的眼光裏，掛滿了

希望一線：

「眼淚該博得人類的同情？

流離該逼得扶救的實現？

十二月裏冰冷的心

那該沒有阻礙着人們的實踐。」

腦海裏的旋轉，抵不住

步行的疲倦，

希望的事實，豈不是

夢裏的泡幻，

可憐呀，一步一句呻喚，

竟抵不住寒冷的抖戰，

事就叫她依然是一付苦臉，

鹹淚永遠洗不了幽怨，  
殘破的包袱，逃難人的飯碗，  
一步一步，要把天涯踏遍。

——一九三九年除夕改作

年五

---

三年

——魯迅先生逝世三週年祭

秋已深：

秋的风，

秋的雨，

秋的人心。

悲哀，

凄凉，

三年前，  
你殞了巨星。

阿，你冲翻的高尔基，

年五

---

無情的病毀滅了你的人生。

一支悲哀的弩箭，

永遠穿在人心，

而今三碎了，

誰能忘記了先生？

年年

千萬人在紀念，

千萬人在吞聲。

只要世界不毀滅，

先生！

你還是一樣的健壯，

一樣的青年！

安息吧！你的靈魂，  
永生吧！你的精神。

在千萬年以後

還讓後一代來紀念你這旅人。

——廿八年九月稍

# 老 農 人

幾聲雞啼，  
啼醒了疲勞的心，  
翻身下床，  
兩隻手揉兩惺忪的眼睛，  
抬頭望一望東方  
晨曦追走了涼爽的殘夏，  
今天太陽又帶來失望。  
〔問幾時才能田綠山青？〕  
用臉帕抹一抹臉，  
又想起昨天的黃昏，

肩下鋤頭，踏著舊時的路，  
腳底下翻起無邊的奮興。

六十三年前的勤勞，

臉上堆滿萬千個酸辛，

兩肩担起磨難度過歲月，

記憶裏想不起美麗的人生，

時光磨白了鬚髮，

辛勤毀滅了年輕。

年壯的兒子當兵去了，

〔中華兒女都參加抗日戰爭。〕

而今田裏土裏還離不了他，

〔秋天的溫柔扯住老人的心！〕

年老胸身軀變成了弓，

一鋤一鋤，要在土裏翻出黃金，

但他沒有埋怨，

天天在土裏挖呀挖呀，

你問他爲了什麼呢？

還不是爲了民族！

爲了兒孫！

——三十年六月廿九日

年五

## 母親之歌

娘把你送上一條光榮的路，  
莫眷戀家鄉，莫眷戀新娶的媳婦，  
也不要流淚，更不要悽愴，  
兩肩担起神聖的任務，  
戰場是你甜蜜的家，  
勇敢些，娘爲你做勝利的禱祝。

你莫怪娘心太狠毒，  
離忍拋離自己的骨肉！  
娘爲了千萬萬人的自由，

才叫你穿上這身衣。

誰願戴上枷鎖做奴隸？

祇要抗戰勝利，娘心已滿足。

廿九年七月九日於滬

## 街頭逃難者

生活在他是一杯苦酒，  
他的心已被痛苦咬碎，  
熒熒地坐在街頭，希望  
多來幾個過路的高貴；  
不然，他今晚又不得安睡。

奔波在他的臉上劃了許多創痕，  
赤燄燒燬了他的左腿；  
消化液得不費食物來磨碎，  
饑涎瀰漫了嘴。

身上是千錢萬兩的！

瘦體委實可憐，他們兩聲！

像這樣，這下志氣真大，

讓這樣看星的眼睛，

他想立一個不朽的碑，

出現在回憶中的靈魂，

溫柔地，向靈魂，

生活是像樣的真，

但是，而今素人，

紅的火，

白刀子，

一家人漲出了紅臉花。

只剩孑然一身，

脫了虎口，淪落到天涯。

啊！是命運先決定了他？

黃昏掩走了白日的光明，

每條博不到人們的憐心；

於是，他臉上爬滿

憂鬱的陰影。

烏托邦組成了理想，

希望，期待是解人給羅網，



## 給流亡人

你爲什麼常常吁嗟？

懷鄉病在你心中抽芽？

故鄉的溫柔在腦裏閃電？

永遠忘不掉甜蜜的鸞？

春來了，春滿江南，

季節把美麗繡上家園，

故鄉的水也是甜的，

誰願在異鄉永遠流連？

年三

---

葉落了再發芽，

花謝了再開花，

老家永遠陷在泥淖裏嗎？

流亡人，不要憂鬱，

打回老家去！

廿九年七月十一日

三 年

出征

六月天，  
天剛發白，  
他右肩背上行囊，  
不辭勞苦，不傷離別，  
兩脚踏出了甜蜜的家，  
心裏又想起偉大的祖國，  
爲了自由而出征，  
那是中華男兒的英雄本色，  
走了幾步，

回頭望一望故鄉！

甜蜜的家庭！

美麗的田莊！

溫柔的妻子！

慈愛的爹娘！

引起他一串親熱的眼光。

但他沒有眷戀的心情！

雖然投行的人在門前悲傷！

投行的人眼裏瞋他！

嘴裏掛一串小心的叮嚀！

眼看他走得遠了！

心裏刊上萬千個廣告，

一可知家裏有人打日本，

是一家的無上光榮，

從此推一個期待，

從天明望到黃昏，

從黃昏望到天明，

心裏長起無言的禱告，

——他日回來一個勝利的人！

廿九年八月一日

# 悄悄地安眠罷

廿九年八月二日，寇機炸爐，新運總習婦女指導委員曾鄉村服務隊第八隊隊員二人被難，作此悼之。

担了辛苦度過歲月，  
担了任務耕破黑夜，  
你從鄉村來到城市，  
再由城市回到鄉村，  
你知道敵人的殘暴，  
也知道抗戰高於一切，  
放開你不睡的喉嚨，  
利用你熱情的筆墨，

喚醒過多少同胞，

參加抗戰建國的大業。

帶一身風霜。

披一身雨雪，

在鄉村，

在城市，

你留下了工作的熱烈。

八月二日，

靈血寫的日月，

敵機帶來了無情的「禍害」，

在狂炸下你流出了最後一滴血。

從此，在天那邊——  
有人悲傷着生之淚滴。

你的死永遠光榮，

你的血跡永遠不滅。

讓你的同伴挾着怒吼

爭取冀光榮的一頁。

死人在苦笑，

活人在咆哮，

山在奔跑，

水在狂嘯，

你悄悄地安眠罷。

靜靜地瀟祖國的勝利來到！

年三

祭

爲三二九紀念而作

白雲山下，

黃花崗前，

你們七十二個，

在這裏安息了三十年。

革命烈士，我問你：

春花是否還開出美麗？

流螢是否還放出光燭？

今天敵人的鐵蹄

是否踏壞了你們的墳地？

我知道：你們太偉大，  
親手種過自由的花，  
燃起正義的火把，  
燒燬了奴隸的枷。  
也知道：你們爲了點亮黑夜，  
流出了最後一滴血。  
你們的名字永遠光榮，  
你們的功績永遠不滅。  
而今，大家在悼念你們  
三十年前犧牲的壯烈。

我們有同一的要求，

我們要的是獨立與自由。

今天點燃了抗戰的火把，

萬千個火把匯成了巨大的火流，

每一個人繃緊了自己的心絃，

要報復恥辱的血仇！

我們不怕敵人的血口，

你們會以正義爭到自由。

你們七十二個，

請靜靜地安息，

看我們這一代收復失地！

## 難童

旬日前，有一女士率數十難童過隆，生活無着，哀求周濟，余見之，感賦此。

生活把他們連在一起，  
苦難結成了一個團體，  
食一糲兒童都肩着苦難，  
從戰區流亡到了這裏。

日暮了，雨天露一絲苦笑，  
這羣人札根在一座古橋，  
痛苦在他們的臉刻個劍痕，

他們已失去兒時的笑貌。

戰爭，他們認為是個禍害。

〔活活地把他們踢出母親的懷抱。〕

生活在他們是一個害怕的想像，

一天吃不飽一飽，肚子餓得發慌，

九一八七周年的次日逃到了這裏，

城裏的一切牽動他們一串親熱的眼光。

古廟裏正重演着故鄉的新戲，

緊張的劇情壓住了觀衆的呼吸，

年輕的孩子受不住刺激，

從記憶裏牽回不忍的回憶。

他們的小心裏永遠不會忘記。

給他們苦痛的是日本帝國主義，

日本人的殘暴在他們的記憶裏不會泯滅，

他們就親身受過日本人的狗氣。

日本人轟炸了他們的國家，

炸死了他們的爸爸和媽媽，

還有更殘暴的他們說不出口，

〔羞慚駭壞了年輕的娃娃？〕

費年的心裏開不出花！

而今，他們帶一張兜兜陰影的臉，

要穿過高山，大河，平地與急澗，

爲了生活，爲了要報仇，  
年輕的孩子無妨冒一次險！

用最大的壓力壓住了眼淚，  
喉嚨裏硬吞下聲聲嘆息，

他們不能哭，更不能撒嬌，

但他們要一個廣大羣衆的憐惜。

台上有一度短時間的靜歇，

他們無妨挾着悲哀唱首流亡曲，

千萬隻眼睛轉望這裏，

每個人的心裏疊起一堆惋惜，

同情叫每個人的點物質的援助。

「年輕的孩子，快感謝善人的救濟！」

今天的日子他們憔悴可以度過，  
童年的心裏又想起昨天的生活；  
人走一步苦難跟走一步，  
明天，苦難同他們走到另一個角落。

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八日 隆昌

## 偉大的結合

仲周老弟來信說：他和秋虹女士在七月七日訂了婚。不久又來信說：她和秋虹快於十月十日結婚了，要我老哥子寫一首詩送她倆做紀念。在一個寂靜的深夜，抱筆閉窗憶緒。拖起沉重的筆，寫成了這首不成詩的詩。

「一個是海中的『風濤』，

日月在臉上刁成勝利的木刻，

胸膛裏發一頭赤熱的心，

孝苦是一張無言的沉默。

用着時代的墨，

拿出時代的色，

一雙靈巧的手，

在象牙塔裏築成天大的事業。

二二

一個是倔強的女性，

眼上劃一溜精伶，

穿上鐵鞋奔鹿於天之涯，

兩個拳頭裏打出光明。

擔起任務走遍鄉村，

在舞台上扮着奮鬥的人生。

口角上掛一串俗例，

叫人們參加神聖的戰爭。

〔三〕

是怎樣一個天賜的時候，  
有情的日月使兩人相熟。  
又是怎樣的相見恨晚，

一見如故。

一條紅繩牽住兩個心，  
縷縷情絲在心中抽出。  
追逐，愛情像野馬奔赴。

〔願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屬。〕

〔四〕

七月七日，

這美麗的日月，

仙鵲在銀河上架起天橋，

人間的男女在心裏做個無言的感謝，

男的心

女的心

心和心打成了結。

〔五〕

十月十帶來了我們的光榮，  
也帶來人間的溫馨。

幸福的歸宿不再是無邊的遙遠，  
只怨短短的黑夜拖來黎明。

在懷裏喚着昔日的夢：

把一顆胡桃米騙進她的嘴唇，

口上掛一串有古色香的情場佳話，

從記憶裏再拉起秋雲。

年青人緊緊地偎着吧！

秋天的帳幔鎖不住無限春情。

〔五〕

古老的中華燃起烽火：

人與人在剝奪，

人與人在肉搏，

我們要自由，

我們要生活。

把愛憎武裝起來，

在愛情的身上掛一支號角，

從艱苦中爭回祖國的勝利！

〔這才是人生偉大的結合！〕

## 爭取最後勝利的判決

用我們的血，

用我們的鐵，

把仇敵殲滅！

我們的心裏不要悲哀，

我們的眼裏不要淒切，

用心把千萬個人的心捆做一條心，

從仇敵的槍彈裏把我們的恥辱滴盡！

只要有一寸土，一個同胞，

或有一點主權未交還，

我們和仇敵的齟齬就永遠不了結！

年 三

---

我們民族的抗戰到底不休息！  
親愛的，要憑着一點毅力和鐵血，  
爭取我們最終勝利！  
判決！

——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日

# 武漢，我們的獵場！

武漢，我們的心臟，

武漢，我們的獵場，

而今敵人的鐵蹄

踏遍了武漢的街和巷，

歷史上又是一筆要遠的血賬！

一片淫婦壓住婦女吐不出氣，

一片火光燒燬了過去的輝煌，

罪惡的手搶去了我們的財帛，

無情彈子彈穿進我們的胸膛，

誰是我們的田園？

誰是我們的廟堂？

誰是我們的妻女？

誰是我們的爺娘？

這些，敵人搶殺得乾淨，

剩下的是百古腐奴隸的廢涼！

我們就是耶穌也忍不住下瀉口氣，

又在這裏重大鱗打擊強梁，

四萬萬五千萬人團結成堅強的大方，

準備著一網打盡狠毒的豺狼，

敵人闖進來只自投羅網，

因為武漢是我們的獵場！

二十七年十月二十六日作

## 用血肉拚取第二個國慶

幸苦了多少年，拚了多少命！

辛亥年做成了這齣鬧劇；

然而，有了這末一天的歡顏，

多年的辛苦全變成了甘甜。

過去了二十七年我們不敢回憶，

那一年不是屠戮蹂躪過年？

我們要感謝去年的七七，

中華民族吐了口氣，

團結四萬萬五千萬人的大力，

挾着怒吼，給打擊者以打擊！

在蘇聯的街頭，在寂靜的巷尾，  
實際的行動代替了我們的嘴，  
而今我們不再唱無用的高調，  
而今我們不再喊無謂的口號，  
只憑了血肉戰成鞏固的據堡，  
爭取我們堅信的「最後的勝利！」  
我記得：第一國慶是打倒滿清，  
緊末，第二個國慶就是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我們不怕辛苦，不怕丟命，  
用血肉拚取第二個國慶！  
「不消樣，報不了積年的仇恨，

你是中國人，你就該起來響應！  
把每個日本人逐出關境，  
讓我們的國旗把我們的土地插盡！

廿七年十月作

給冷楓

你一支筆寫盡人間的黑暗，  
你一支鑼鼓聯同胞去抗戰，  
朋友，你是青年中的偉大者。

（一支筆像一萬支火箭。）

努力，

再努力，

我們要光明！

我們要勝利！

廿八年十一月三十日

# 相思

誰在門外低語？

窸窣門前看一瞥？

—— 是不是她？

誰的腳音雜踏？

對窗細看一瞥？

—— 是不是她？

在腦裏畫灰畫？

就白費畫心刀？

總是畫不像她。

莫處相思苦處，

你靜靜地期待，

看浪花吻浪花。

卅年七月三日

## 偉大的戰士

你相信末？我才從戰場上歸來，  
戰場上的一切往事裝滿在我的心懷，  
你睜大眼睛一望我蒼白的臉，  
你猶疑的心就可以停止徘徊！

戰場上的情形我知得得很地靈，  
無妨在口中把往事織一個活報，  
我的心像一盞探照燈，  
任一個黑暗的角色我都可以探照。

你儘管問，你要問什麼？

問紛紛地槍林彈雨中

戰場上死去了多少英雄？

問在敵人飛機炸彈的轟炸下

戰場上炸成了多少窟窿？

你還是問壕溝里，江海邊，

健兒們的熱血染成了泥地的血紅？

還是問存城頭上

那是怎樣一個搶回國旗的神童？

這些，這些我都曉得很透澈，

可是，我更想告訴你我冒險的一則。

我從萬個死中爭回一個活命，

你不要可憐我，這是我不幸中的一個幸運。

你聽了無須驚惶，也無須惋惜，

這才是人生真正的意義！

我告訴你；戰場上有多少英勇的故事

我也曾在民族的歷史上寫過光榮的歷史。

平靜的海面會無端掀起漫天的巨浪。

成年的古井，安知沒有波瀾的漾盪，

我們就是耶穌，也忍受不了倭奴的侮辱，

無妨舒一口氣，來一次正義的抵抗！

把四萬萬條心捆做一條心？

從神聖的抗戰裏要求民族的解放！

我就是參加神聖抗戰的一員，

而今我已從戰場上帶回個勝利凱旋。

倘你要問我這件事情的詳細，

我無妨叫記憶告訴你一個根源：

你問我，你問我個名字？

我叫陳龍，幹了一個二等兵的公事。

你要說我矮小的身材不像個當兵的樣子？

可是，那是父母生就的，埋怨不了自己，

你又問我今年有多少大的年紀？

才十六歲啦！你也許說我未脫孩子氣！

這些那些，請你不要問得太詳細，

當兵的只要有了勇氣就行的！

〔那也許不一定，你又要這樣說起。〕

唔，還有的，一個瞄準，一個射擊。

〔對啦！這才夠得上是一個兵的典型。〕

記得清楚，那是十月四日的早晨，

天上徘徊着幾塊淡淡的白雲，

我們開始用血肉築成了一條新的長城，

據守一個工事，是我們天大的使命，

抱定了犧牲的決心殺我們的敵人！

一千個努力要換一千個勝利，

生死算不了什麼回事，怕什末彈雨槍林？

敵人仗着猛烈的火力

向我們的陣地拚命地前行，

「弟兄們，鼓起勁，手打擊者以打擊！  
講什末天塌？留什末人情？」

「現在的世道有什末天理人情？」

可奉，這一線上事也木不僥倖，

被擲的砲彈轟得粉碎，

避免這分犧牲，我們奉命

悲哀地做一次傷心耐撤退，

可奉，我却被留在這裏，

「不對，這時候你真非有些昏瞶？」

不，這些你不要問得太瑣碎！

我告訴你吧；要這你才顯我的偉大！

「我不懂得，我雖然是無理誇大！」

請你不要多疑，相信我沒有一句是妄言。

無愧的想能把偉大的事實抹殺！

「那末，你又是怎樣回到這裏的？」

你一個人在那裏做了些什麼變化？」

不要急！說來也夠有些曲折，

你聽我慢慢地說出這裏的一些壯烈，

弟兄們聽了，我却這死守着塊牌地，

用起心在槍尖上做着準確的射擊。

正在這時候，一個敵人悄悄地從後面逼來，

我上馬馬上閃閃萬兩敵懷，

掉轉槍口向他無情的射擊，

要他渡心裏一串串地怒氣！

那傢伙也裝上了子彈，

他的眼裏，口角上揚上若干個詫異，

我和他開始了個無生何的爭鬥，

看誰能死誰，誰就取得了勝利！  
可是，我的槍忽然發出極度的高聲，  
槍口中響不出子彈的連續。

可憐，那傢伙也無端地來了不停留，  
他想在極度的疲勞后舒一口氣？

眉頭一皺在心裏來一個主意，

用了小心把槍回工事的旁邊爬出去，  
無妨用槍聲的細心裝一個人工的死，  
他在草地用虛偽表演了人生的安息，  
誰敢斷定那傢伙有些呆氣？

他也知道用腳來踢探我的把戲，  
其餘就何，老子有這欺騙的主意，  
那傢伙終於離開了殺的身前，  
他寸步相信我是一隻無用的殘骸，

一絲絲得意與微笑浮上他的胖臉。

(真得意，我在心裏……) (真個危險。)

我用心在觀察，細辨……

兜繞着圈子，一步一步爬回去。

白天我隱蔽在神秘的田裏，

黑夜又繼續前進，用了自己那大力，

在盔甲，我眼中裝滿了敵人的屍體，

無數的屍體總得我無敵的憐惜。

我真佩服那兄弟兄弟的射擊，

我就親眼看着多少敵人應聲倒地咽了氣。

你要說每一個敵人都是樂戰的，

爲什不我親身親過他的多少怨戰的嘆息？

但是，我聽過他們多少無聊的歌唱，

這些歌，發洩生起了滿腔的憤激。

有時候，我聽了敵人的皮鞋聲，  
繼續的我就緊張起自己地呼吸。  
萬千個思想在我的腦裏打迴轉，  
酒湧澎湃的血濺在脈管裏衝擊，  
我想用我的大力把所有的敵人殺死，  
可是，經驗告訴我絕不要因為兒戲，  
用極大的忍耐支持長久的搏鬥，  
要爭最後勝利最好在短時間忍口氣！  
你也許要問我餓了噉什末飲食，  
吃田裏的野草？吃河邊的鵝卵石？  
我告訴你，這些你不用太關心，  
我餓了就採些田裏的豆子來吃，  
這樣，慢慢地兜繞着極大的圈子，  
圓着指頭數夠七個天日。

十二那天，抬起頭看見了自己的陣地，

疲憊的心裏長出一個極大的歡喜，

我向弟兄們招一招懇求的手，

啞了的口說不出一句遺囑，

我只扶著槍回自己的陣地爬去，

用最大決心換取一生的榮譽，

我的招手在弟兄們的眼裏倒也理會，

衆弟兄保證我回到了自己的陣地，

轉着來，我在冒險中邊得了生還，

也獲得了軍官最大的鼓勵。

我說：你這人竟有些呆笨，

爲什麼死死地拖著槍扎褲？

說不定這隻槍要防礙你的行動，

說不定你會逃不出敵陣。

先生，這件事算我天大的侮辱。

可是，你知道槍就是我們軍人的生命？

我始終不能丟棄這槍，

沒有了槍就沒有生命！

我要用槍保衛被侵略的祖國，

我要用槍把凶頑的人殲滅！

現在，我發覺腳踏進我腳趾裏，

爲了祖國痛怕流盡最後一滴血！

請你別諒我！我馬上要離開你，

待我變退敵人再和你談這些壯烈。

（天啊！保佑這位偉大的戰士把敵人殺絕！）

一九三八，八，一三，完稿。

年三

62

## 後記

編完了這本詩集，像嚼了一隻橄欖，從苦中漸漸地得調了一點甜味。

我很喜歡寫詩。詩雖然寫得並不精彩，自己却常常珍貴。正如一個人珍貴他的生命一樣。如果有人問我為什麼要結集印行，那麼，我無妨告訴他，無非是珍惜自己的東西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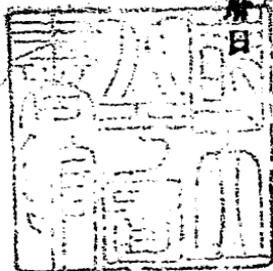
寫詩，想自己心中早就有了尺度：第一，我認為詩是現實的，還本歸，絕未跳出這圈子。第二，詩不是濛語口號，詩應該有含蓄，強朝這方向努力過，有的地方却也寫得堪以自慰，但也有因此寫得較晦澀的地方。第三，我會用過最大的努力，企圖把每一首詩，每一句詩，寫得更形象化，因此，在詞與字

的運用上，有的地方也許會使人感到古怪。第四，在音節方面，我極力想朝宏大方面走，結果是沒有完全做到。

這本詩的好處，聽讀者去評價，好在自己是學習，這篇子，就算他是學習中的一點收穫罷，雖然僅收穫並不偉大，但總有一天會使人滿意的。

再戈敏程爲我寫序，良基爲我選封面，守愚爲我設計封面並作木刻像，俊芝爲我揮汗校對，這友誼的幫助，使我非常感激和高興。我誠在這裏謝謝他們賜予！

秦光銀於瀘州一九四一年八月廿日



本書領得東慶市圖書雜誌審查處圖字第一九一〇號審查証

星期日叢書

第一種

三年

秦光銀著

三十年十月卅日初版

1 — 2000 册

發行者：星期日週報

代表人：閔文璧

總經理：瀋縣新生圖書局

經售者：全國各大書局

印刷者：瀋縣久康印刷社

版權所有

每册實價六角

82  
1090

(11)

